

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person from behind, wearing a vibrant red robe that covers their head and body. They are holding a thin, vertical wooden staff with their right hand.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, hazy landscape with a light sky and dark, misty ground, creating a sense of solitude and contemplation.

我的 帐篷里有平安

叶舟 著

第六届鲁迅文学奖
获奖作品

在惊愕中写安详 在喧嚣中写静谧
在帐篷中写无边人间
在尘世中写令人肃然起敬的恩典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我的
帐篷里有平安

叶舟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帐篷里有平安/叶舟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5.4

ISBN 978-7-5321-5655-9

I. ①我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7816 号

责任编辑: 谢 锦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封面摄影: 杨延康

我的帐篷里有平安

叶 舟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625 插页 2 字数 233,000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655-9/I · 4502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241533

目录

我的帐篷里有平安	— 001
羊群入城	— 015
姓黄的河流	— 088
星月夜	— 187
步行街	— 221
萨达姆之死	— 248
大象的墓地	— 283

我的帐篷里有平安

门是半扇式的，没有天，也没有地，就挂在门框中段，齐腰高。

多半是因为酒鬼。原先的门是完整的，但酒鬼们来喝酒时，一般不敲门，而是伸出蹄子踢，把门的下半段给踢烂了。老板不去锯酒鬼们的腿，反倒把门锯掉了天和地，剩下半截子，随便挂在上面，摇摇欲坠，一口气就能吹垮似的。当然，和气生财么，谁也不会跟钱去结仇。老板惹不起酒鬼是另一重原因。——夜深了，八廓街上灯火缭绕，烤羊排的气息逶迤流淌，让风吹远，被转经的信众们裹挟上，弥洒一片。酒鬼们吃完肉，喝饱了酥油茶，给肚子垫了底，便纷纷往这家客栈拢过来，个个揣着一布袋的碎钱，都想大醉一场。据说，一个男人只有喝醉了，才会梦见佛光，比念上一万遍嘛呢（六字真言）还强。

这家客栈是拉萨城里最红火的，不说人，光门口拴下的马，一晚上就能拉出十七八车的粪。白捡的，把粪运到拉萨河的对岸当肥料

卖掉,又有一笔不错的收入,老板肯定在背地里偷着笑。进去一拨人,门扇上嵌的青铜铃铛就要叮铃叫上一叫,小伙子们闻讯而来,先给客人敬上一条哈达,再引着路,顺利安顿在闲空的位子上。另外,门扇上还钉着一块氍毹,老板每天拿起竹笔,都会在纸上写下酒的名字和产地,再用一把匕首插在彩色的氍毹上,像个告示,以示郑重。喏!今晚上的酒水叫“擦哇”,意思是“一半的酒精”,是用青稞酿的,来自后藏的安多地区。那里靠近拉卜楞寺。价钱么,哼哼,当然不会含糊。

将近半个月,我天天晚上站在门口,眼睛都快花了。

入秋后,天开始变凉,星星们在头顶上打着寒战。即便乌鸦是金剛护法的化身,此时也怕冷,早已踪迹难觅,音信皆无。我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袈裟,把肩膀护严了。其实,我完全可以跑到大昭寺门前去取暖。那里的僧俗们不舍昼夜地煨桑点灯,站在火堆旁,人不会感冒,也不会打愚蠢的喷嚏,惊吓了天上的神佛。另外,那里还可以看见谁的等身长头磕得比较好,谁的心更虔敬一些,谁的嘛呢更悦耳。这半个月以来,整个拉萨城都在过雪顿节,西藏十三万户人家都往圣城里赶,一来供养寺院;二者,可以参加节日的庆典,祝贺丰收,祈福明年的风调雨顺,牛羊满圈。——傍晚时,我在冬宫(布达拉宫)里吃的饭,没喝酥油茶,喝的是新鲜的酸奶。雪顿节的意思就是酸奶节嘛。到现在,我还能听见袈裟下的肚子在咕噜咕噜地叫,像藏着一只小羔羊,闹夜,始终不肯去睡觉。刚搁下饭碗,我看见尊者颀出了囊谦(佛堂),一摆手,冲我神秘地撇了撇嘴巴。我立时明白了,给周围的喇嘛们装了装样子,就说肚子疼,告退出来,便尾在了尊者的后头。我跟上尊者七拐八转,出了宫后的一个暗门,悄悄进了城,混入了八

廓街上的人群里。

人多得像一锅煮烂的稀饭，挤挤挨挨，打头碰脸的。

天知道，这一段时间里，尊者每晚上钻进客栈里做什么。他饮食规律，又不沾酒，兴趣就更寡淡了。他是佛爷，我是个卑贱的侍僧，当然不能去打问，冒犯尊者的威仪。我像一根经幡杆子，站在客栈门前，心里空荒荒的，只好问天打卦，数天上的星星。有时候，尊者也会体恤我一下，在半扇门后露出一露脸，冲我招手，喊我进去喝奶茶，祛祛寒气。我忸怩一番，委婉地拒绝，脚下像生了根。一个小小的下人，岂能跟法座同台？！偶尔，尊者会突然跑出来，问我要钱。我就打开布袋子，给他一把碎银子。我贴身侍奉多年，很知道尊者对钱是没什么概念的。一高兴，尊者会用一坨银子买一根竹笔；或者，用一两黄金购下一本空白的册页，还嘻嘻然地说这是印度或尼泊尔的纸莎草装订的，可以写道歌。我见尊者那么开心，也就没说上当受骗的事。我不想捅破。

这不！八廓街上出现了一个卖艺老人，抱着一把旧弦子，在弹唱格萨尔老爷带领藏军，将一股妖魔降伏的事迹。我见过他许多次。听人讲，他的年纪在七十八到一百六十二岁之间，总之很老了，老得像一只穿破的皮靴子。还听说，他此前是贩羊毛的，一点不识字，连三十颗藏文字母都念不全。可有一回，他路过药王山时遇见了雹灾，躲在山洞里睡了一大觉，醒来后，他就会说唱全本的故事了，身畔还多了一把旧弦子。

他是一枚异熟之果。我思想，他一定是被佛祖摸了顶。

我挪开步子，刚想上前去听弹唱时，尊者急匆匆地从客栈门里跑出来，喊我的名字。尊者说：“仁青，我让你保管的那枚金刚杵呢？快

拿给我，我真的有用。”我恭顺地致了礼，低眉说：“尊者，这枚金刚杵就挂在我的脖颈子上，我不能给你，它是纯金的，可值钱了。”看家护院，不能随便舍财，这也是我的义务，我必须尽责。尊者揪了揪我的鼻子，揶揄说：“小气鬼！快给我，我又不是去乱糟蹋，我是拿去送人的。”我愈加低下了腰身，不敢瞻仰天颜，嘟哝说：“呃！是去送人呀，那就更不能给你了。要知道，这枚金刚杵是上一世佛爷传下来的，是布达拉宫的圣物，不可外流。”尊者呵呵呵地发笑，像在给我开示，笑得我一头雾水。尊者说：“对呀！上一世佛爷传下来的，可传的是我，又不是你仁青，你咋能不让我做主说话呢？”——这是一句申斥。我吓慌了，忙将金刚杵摘下来，双手呈给尊者。

这时，客栈周围的路人们停下脚来，往尊者和我的身上看，好像一个下人闯了祸，在受主子的训斥。我叮嘱尊者说：

“能不给，最好不给。法王，这可是你的传世宝贝啊。”

尊者忽然击了一下巴掌，示意我闭嘴。尊者说：“别乱嚷嚷了，这里没什么法王，我的名字叫宕桑汪波。记住喽！”

“我记下了，少爷！”

“嘻！今天的运气不坏，我碰见了一个山南来的少年人，会讲无数个莲花生大师的故事，都是善行与妙果，好听极了。”尊者扬了扬手里的金刚杵，眉飞色舞地说，“还没听够，会很晚的！你要是等不及，你就先回宫里去，看你，哈欠都打出来了。”——显然，金刚杵是一件赏赐。等一下，它就会挂在那个少年人的脖子上。我有点嫉妒，却也无奈。

“不回！我在外边等。”

“呃，我自己能找见回去的路，放宽心吧。”

尊者道。

“可我找不见，我需要尊者的莲花脚印在前头引路，要不我会迷失的。”我一再执拗，谨守义务。

“你呀你，人小鬼大，也会讲恭维话？”

尊者讥讽说。

我闭紧嘴巴，不露痴相，一时间恼恨起了自己。

尊者离身，对周围的路人们笑了笑，仿佛他认识他们很久了，还打了几声招呼，遂脚步轻盈地推开半扇门，兴致盎然地走进了客栈里。哦！我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的脊背上早就孵出了一层汗，也不是紧张，更重要的是担心那枚纯金的金刚杵。哎哟！担心很快就被忘掉了，原因是一群路人拢了过来，围住我，上上下下地打量我，好像我是一只山里的长毛猴子似的。

我掀开袈裟，透了透气，凉快死了。

有人问：“喂！小喇嘛，刚才那个鲜衣怒马、气度不凡的青年是谁呀？啧啧，长相那么好，双耳透长，两臂过膝，真的是一副观世音菩萨的颜容呀。”我早有预备，不想回答这些愚蠢的问题，便敷衍说：“我家少爷！先时当过一阵子喇嘛，他现在还俗了。我是少爷在寺里时的朋友，结伴来玩。”夜色深沉，我听见一个个嘴巴都洞开了，舌头在赞美，在叹息，在艳羡。又有人问说：“他一定是贵族吧？听他的口音，准保是门隅一带的人，那可是圣地呀，刚出过一位大法王。”我心里痴笑，暗暗说，算你眼睛里有水，尊者就是在山南门隅被认定为转世灵童，坐上了布达拉宫的无畏狮子大宝法座的。但我嘴上却说：“其实，我家少爷叫宕桑汪波，来拉萨城朝佛的。”

“带了几千头牛？”

我不答，指了指天。意思说，比天上的星星还多。

“几万只羊？”

我摸了摸头发。

啧啧！——他们面露讶色，舌头卷起来，古怪地叫，仿佛嘴巴咂着酸奶，赞唱不止。我得意地撑开袈裟，兜住身体，裹紧自己，还扬起了下巴。见我爱搭不理的样子，路人们也就没了闲情，一忽儿就散光了。

再找那个弹弦子的艺人时，也没了踪迹。耳朵里全是八廓街上的嘈杂声，一锅稀饭又滚开了，水面上有牡丹花般的层层涟漪。

客栈右首，是一个露天的马厩，客人们的坐骑都拴在里头，饲料免费。一眼望去，马的品种个个俱佳，衬得上主人的身份。其中一匹炭黑色的跑马，几乎有一丈高，正打着响鼻，声震四方。看得出来，这匹马是从康巴藏区来的，差不多值一百两金子吧。左首，紧贴着客栈的是一家卖唐卡的铺子。这么晚了，里头仍灯火通明，金碧辉煌。画师们安静地盘坐在氍毹毡毯上，一笔一画，细心描着画布上的菩萨样子。听说，一根菩萨的眉毛，就要画上大半夜方可停笔，这当然算得上一桩功业。我空荒了一阵子，便想去唐卡店里转转，沾沾佛像的吉。

孰料，八廓街上涌来了一大帮人，吵吵嚷嚷的，停在唐卡铺子前，借着店内明亮的灯光，开始玩起了游戏。

游戏叫“插刀子”，我早就玩腻了。雪顿节前后，拉萨河谷底也就进入了雨季，每天晚上都会下，天亮就停了。昨晚也不例外，雨虽说不大，但此刻地上是软的。一帮人稀稀拉拉地散开，先在湿地上画好了方格，然后退出去七八丈远，开始打赌，看谁把刀子掷得远，投得

准，恰好插在事先敲定的那一个宫格内。反正也无聊，我便袖手一旁，看热闹，磨时间，等待尊者出来，好护送他赶紧回囊谦里歇息。我是个侍僧，我不能忘了自己的志业，怠慢了法王。

问题在于，我看着看着，鼻子就快气歪了。哎哟！一帮顶天立地的粗汉子，笨手笨脚的，就像刚嫁人的新媳妇一样，竟然拿不好一根绣花针。投不准不说，有的居然扔到了自己的屁股后边，像一句日喀则的谚语说的那样：我指的是西门上的城楼子，你却是东门上的笨猴子。我忽然失笑起来，一下子笑得弯下了腰，笑得肚子也疼得抽筋，眼泪哗哗的。一帮人停下来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我发的什么疯，中了什么蛊。这时，有一个黑脸踱过来，质问说：

“小喇嘛，你笑话我们呀？有本事，你投一下试试看。”

“呃！那你选一个宫格吧。”

我慨然道。

“嗨！看你的手也就是翻经书摸念珠的，你要是能投中的话，我拜你为师，包括大家。”——黑脸递给我一把刀子，又去指定了一个方格，讽刺说，“要是插不中，小喇嘛你翻个跟头给我们瞧，我就饶你一马。”

我轻蔑地哼了一声，一掀袍衣，出手如电，将刀子钉在了目标上。

不用问，他们先是不服气，七嘴八舌，说我凑巧的，简直撞了大运，其实没那么神。又有人递来刀子，我投中了，还有人来递，我全都接上，就当是一种试探吧。后来，我脚下居然堆了十几把刀子，刀柄上的缨穗花花绿绿的，纷纷央求我表演。——真的！我不吹牛，出家人不可妄语，我在剃度为僧前，一直在家里放牛。牛在草坡上啃青时，我就自己玩“插刀子”，技不压身，我差不多算童子功吧。我表演

完了，没一次失手的，绝对镇住了他们。我知道人都会有嫉妒心，黑脸也算不上太过分。黑脸说：

“这里太窄了，施展不开，不如我们去拉萨河边，那里开阔？”

“呃，乐意奉陪！”

我态度笃定。

“那么请！”黑脸相邀，弯了弯身子。

离开了八廓街，我被一帮人簇拥着，夸赞着，相搀着，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巷道里。巷道很杂乱，污水横流，会闻见死鼠死猫的腐烂气息。每一年，来自藏地的信众们都麇集此处，围绕大昭寺，一圈一圈地扩远，密密麻麻地驻扎起来。或是盖一座简易的土坯房子，或是支起牛毛毡帐，错错落落地生活着，早晚朝佛，经年不散。其实，这怨怪不了他们，有的信徒家中有病人，许下愿，要磕五六年的长头；有的为躲避仇家，大隐于此，连肤色和样貌都渐渐变了；还有的，纯粹是懒汉和酒鬼，知道拉萨城里的日子相对容易，便拖儿带女，天天去磕头的人群里伸手。——看在佛爷的面子上，谁也不会计较。儿女们的肚子里装满了酥油，一个比一个胖，胖得像供养池子里的千年龟。

我被护持着，夹在队伍的中间，穿过巷道。

逼仄处，仅能容一个人侧转身子过去。更多的时候，我的左右都有人搀扶，生怕我被湿漉漉的地皮滑倒，啃一嘴的烂泥。呵呵！前头竟有人开路，喝退一两个路人，令他们避让。冷不丁，脚下蹿出来一群獒犬，颈上都箍着一只只红色的羊毛项圈，冲我龇牙咧嘴，低声咆哮。这时，我听见黑脸开口发话，念了一下嘛呢，又念了一句咒语。獒犬们登时肃穆下来，夹紧尻子，灰溜溜地跑了，比乌鸦还快。在巷子的尽头，忽然站起了一头公牦牛，不停咀嚼着，裆里的睾丸和家什

悬垂下，比一块磨盘还大。我有点骇然，不敢看它，它却用挑衅的眼神射我。

黑脸见状，慢慢踱上前去，一下子扳住了公牦牛的犄角。公牦牛在抵他，弯刀般的犄角差一点刺破黑脸的肚皮。但黑脸汉子不费吹灰之力，猛地一撑双臂，就将公牦牛举了起来，举在头顶。

公牦牛不大，中等，可怎么也比十万块玛尼石要沉。黑脸抽空瞅了瞅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堆干草垛，用来过冬的。黑脸气沉丹田，猛地一甩胳膊，公牦牛飞了出去，陷在了草垛中。害羞死了，它半天都没咳嗽一声，也没出来道个歉。

我失笑了一下，继续走。

距河岸不远了，我能闻见河水的味道，鼻尖上湿漉漉的。夜色也柔，洗浴着头顶的星星们，让它们烁亮，给飞行的度母们引路。偶尔，人的喘息和脚声惊起了草丛间的夜鸟，呀地一叫，在黑暗中一步步滑远，也看不见摔没摔跤。此时，还能听见河水冲击礁石的声音。礁石上一定刻满了彩色的经文，水冲一遍，等于念诵了一遍嘛呢。这个季节，拉萨河时常发脾气，用洪水裹挟着上游的树木和死牲口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一泻千里地往下跑。但今晚上，拉萨河很静，静得仿佛在焚香，也仿佛一尊从四川背回来的瓷器，敛尽了人世上的一切喧嚣。

我边走边卖弄，告诉他们该怎么执刀，如何出手，力道要用几分，准头该咋找。以前，我见过几次尊者在冬宫大法会上讲经说法的样子，我其实学的是尊者的口气，手势也像，表情也学着庄严。我这般照猫画虎，他们当然懵懂不知了，继续恭维我，说我的好话，让我的耳朵很舒服，慢慢发软。我讲解完后，另有几个人单独来提问，我就停下脚，拾起一根树枝，在地上开始比划。——比划完，刚收了势，我甚

至有点气喘吁吁的,却忽然间觉得眼前一黑,被一条牛毛口袋罩住了脑壳,四肢被叉住,动弹不得。

佛爷呀!我被绑架了。

我突遭黑手,像一块酥油喂进了别的嘴里。这一刻,我立时明白了,原先他们在演戏,一步步地诱引我,让我自己送上门来。

我真蠢!

我的蹄子乱踹,拳头挥舞,尽力挣扎着。在这个红尘世上,我才活了十七岁,还没有看够风景,身体没长开,拳头也不够硬。我不贪,不嗔,不痴,我知道心上的戒律。对!我喜欢做一个喇嘛,也喜欢读《五明》经书,更喜欢在尊者的囊谦里擦拭佛龕,给尊者沏茶点灯,供奉一日三餐。我知道有一道宫墙将布达拉和拉萨城隔开了,我对宫里的999间房子滚瓜烂熟,却对俗世上的恩怨一无所知,也不曾结下过仇人和冤家。我猜,他们肯定认错了人。——迷离中,我感觉自己被抬了起来,架在半空中,一帮人往远处跑去,哑默无声。

我的袈裟被风掀开,衣袂飘飘。我越缩越紧。

我一直在踹,每一脚都踹在了棉花垛上,软绵绵的,毫无反应。我的拳头挥出去,打着空气。偶尔,拳头好像砸在了某个家伙的鼻子上,砸出了鼻血。我嗅见了一丝丝的血腥气,在清冽的夜风中很刺鼻,也很解恨。我被举在空中,像一只风筝那般滑行,滑向了夜幕的深处,滑向了拉萨河的滩涂。其实,我根本看不清夜色,牛毛口袋罩在头上,一团黑暗比铁还黑,也更坚硬。——恰在这时,我想起了尊者。尊者晴朗的颜容浮现在我的心里,比满月辉煌,照临我,给了我加持和信念。顺便,我还忆起了尊者前一天在囊谦里,用竹笔写下的一首道歌:

这么静，
比诵经声
还静。

……本来是去远山拾梦，
却惊醒了
梦中的你。

我闭上嘴巴，精气内敛，凝神不动。

这样，我的分量更重了，压得他们吭哧吭哧的，发出了牛喘声，脚步也慢了下来。我有点失笑。我这一具凡体肉胎，从没敬受过如此的恩遇，竟然被当做了一尊佛像，被一帮粗汉子们抬举着，向一个不知名的龛笼上归位。眼底里漆黑如墨，但我的耳朵亮了起来，鼻子也尖了不少。这时，我又闻见了河水，以及河面上升起的雾气，有一点点土腥，也有一丝丝的鱼腥，还混杂了枯枝败叶的腐烂味道。不知怎么了，我听见拉萨河的一刹那，心中作涌，略微有些恹惶。经书上讲，一个人的一世，其实就是一条河流过，把自己的少年、青年和以后都冲走了，只不过剩下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念想、一些牵挂罢了。先时，我还不不懂这一句话，太深奥，便向尊者去求证。尊者每每说，仁青啊，等将来的某一天，河水打湿了你的脚脖子，你就觉悟了。

现在，我的脚是干的，我却恍悟了，了然在心。

……涉河入林，辗转而行，我感觉身下的人群突然嘈杂起来，相互换手，挨个儿叮咛，将我一寸寸地往前传递，平稳，妥帖，毫不颠簸。

听得出来，人实在太多了，比哲蚌寺后院的那一座玛尼山上的经石要多，比秋田上收获的谷穗还多，比云彩中藏下的雨滴更多。他们掐住声嗓，不敢高语，前后左右的悄悄递话，一个说，小心点！一个说，抬稳了，别趔趄！另一个又道，举高点，快把帘子打起来！——倏忽间，一团暖意扑面袭来，我不再发冷打颤，甚至还闻见了火堆里劈柴和牛粪的味道，嗅见了酥油茶和糌粑的香气，另有燃香和桑烟。不用说，我被绑架了，这里才是目的地。

我听见那个黑脸的家伙在说：“到了！款款放下，请喇嘛赶紧上座吧。”我像一根经幡杆子，从空气中卸下来，戳在地上。黑脸又催促说：“快摆上坐垫，给喇嘛把靴子脱了，请上去！”我的胳膊被牵拽着，挪前几步，一屁股坐了下来。就这样，牛毛头套忽然被摘掉了，光明刺人，我眼底里黑了一黑。

妈哟！我坐在一顶宫殿般的帐篷里，坐在了首席的氍毹毡毯上。

我的眼前，麇集了成百近千的人，不分男女，无论长幼，每个人都身穿节日的盛装，珠光宝气，笑靥如花，拢着我，盘坐成一大圈。我心猜，他们一定洗了一整天的脸，梳了大半天的辫子，抹了一晚上的酥油。我闻见他们香喷喷的，像刚从煮羊肉的锅里捞出来的样子。男人们的羊毛领口雪白，妇人们的眉心里点了朱砂，鼻涕娃娃们吮着奶疙瘩，衣襟上油光斑斑。见了我，他们开始双手合十，嘴里念起了嘛呢。一时间，帐篷里嗡嗡营营的，仿佛一大群蜜蜂来送花蜜。我惊呆了，有一点忐忑，也有一种不安。——这时，首领般的黑脸汉子挪过来，边鞠躬，边给我献了一条洁白的哈达。黑脸说：

“仁青喇嘛，请宽恕我这个部落的鲁莽之举吧！”

我缄默。

“哦，冒犯了喇嘛，实出无奈！”黑脸汉子用眼神逡巡了一圈，唇红齿白地说，“怕耽搁时间太多，只好动了动粗，将喇嘛你抬了进来，真是礼数亏欠呀。”

心里打鼓，我且听下文。

“呵呵，这座帐篷下是我的整个族人，翻山渡河，来拉萨城朝佛献供，在拉萨河旁扎起毡帐过雪顿节，已经逗留了许多个时日。可是，可是在我的部落开拔前，尚有一个小小的卑微的心愿没能满足，感觉心里空荒。”——黑脸慢慢红了起来，像有一朵彤云升起，又啜嚅说，“仁青喇嘛，你是尊者的侍僧，如雷贯耳，今夜请你来，想请你开口朗诵，证悟我们。”

“我只是个小僧人。”我答。

“不！西藏十三万户人家，谁不知道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佛爷的法座下，有一个聪慧机灵的小仆人叫仁青呀。”——黑脸赳赳然的，对着帐篷下的众人朗声介绍说，“喏，都听好了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仁青喇嘛，刚刚请来的客人。”

我有些发窘，搪塞说：

“我是仆人，没什么法力。”

“可是，整个藏地都在传说，说仁青你对仓央嘉措佛爷的诗过目不忘，倒背如流呀。”黑脸汉子边说，边拿起五彩的供品，给三宝献祭。又喜滋滋地说，“哦，这是个恩典的夜晚！从此，我的帐篷里有平安，有了佛赐的平安！”

“那么，绑架我，只为了逼我朗诵？”

我质疑道。

“仁青喇嘛，还请你悲深愿重，宽谅我的整个部落，宽谅我这一座